



# 麦子开花

□张君燕

父亲说，没有看到过麦子开花，不算真正的农民。

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至今仍在农村生活。从小在田野里疯跑，在泥土里打滚，在秸秆堆里捉迷藏，风从广袤的田野吹来，吹向安静的村庄，吹弯房顶的炊烟，吹皱村口池塘的碧水，最后吹在人们脸上时，裹挟着泥土和庄稼的芬芳，亲切又温暖。

“门里出身，自会三分”。自记事时开始，我就跟在父辈身后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我曾割下一篮篮繁茂的青草，捡拾麦田里被遗漏的麦穗，钻进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掰下一穗穗饱满的玉米，也曾坐在犁耙上“压耙”，看父辈拉着犁绳，弯腰弓背，行走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地上，自己暗暗使劲儿，将耙齿深深地压进土壤——耙齿越深，翻出来的土壤越松软，庄稼长得越旺盛。身体则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，随着犁耙高低起伏。

庄稼认生，常常毫不客气地在人们脸上、手上留下一道道痕迹，这是一种防卫，也是对新手的考验。直到脸庞被阳光晒成小麦色，手心磨出厚厚的茧子，庄稼才收起锋芒，此时它们才肯承认，在它们面前站立的，不是陌生人，不是作秀的擅入者，而是与它们心连心的自家人。

然而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麦子开花，在父亲说出那句话，并且把手指向麦田的时候。经历了返青、起身、拔节，麦子已经亭亭玉立，在挺拔的麦秆顶部，从叶子中间抽出孕育已久的麦穗。就像青春期的孩子，仿佛一夕之间，个头一下蹿起来。麦穗顶着纤细的麦芒，如青春期孩子唇上的小胡子，毛茸茸的，没有攻击性，却已然有了成熟

的模样。

一些心急的麦子耐不住性子，迫不及待地开了花。先从麦穗中间开始，一路向上，最后再荡漾回来，直到一整个麦穗缀满了小小的花，或白或黄，轻盈、灵巧、清透，须得蹲下身子，仔细瞧了，才能分辨清楚。开了花的麦子明显与之前不一样了。它们长出了手脚，有了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还有小巧的嘴巴。它们手脚并用，刨开松软的土壤，张开嘴巴汲取水分和养料。它们知道，在深不可测的大地上，蕴藏着用之不竭的养分。它们侧耳倾听、四处张望，鼻子一张一翕，感受阳光、蝉鸣和风流，也铆着劲儿和同伴比赛。这不，才两三天的工夫，整片麦田的麦花都开了，它们已经悄悄完成了授粉，只等麦浆把每一个麦穗灌满，把每一株麦子的腰压弯。

这是麦田最为治愈人心的时刻，也是决定麦子结实粒多少的关键阶段，是影响麦子质量和产量的重要时期，有经验又勤劳的农民在家里哪能坐得住？早就去麦田里跑了一趟又一趟。早起去一趟，午间去一趟，饭后去一趟，天黑前再去一趟。每次去田里，人们都会带上一把锄头，往垄上添点土，锄几根野草、翻翻稍显发硬的土壤、给快要露出根部的麦子盖土……在庄稼地里，人们手里有干不完的活儿，总觉得做得不够多，总怕遗漏了什么，耽误麦子的生长。

一朵小麦花开放的时间一般只有十几分钟，一个麦穗从开花到结束，大约需要两三天，也就是说，可能在你偶尔偷懒的间隙，麦花就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从开放到凋零的过程。我突然因为羞愧而脸红，只有那些把麦子当成自家孩子、每天细心照料的农民才能发觉，并见证整个过程啊！

麦子却并不计较，它们开花不是为了炫耀和争宠，是为了农民的希望，为了秋天的收获，为了田野的繁荣，为了十几亿人口的根基。它们只是默默散发着淡淡的香草味，争分夺秒，把根扎得更深，把腰压得更弯……



## 黄河，我的母亲

□王全明

这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水写苍茫  
我走到邙山脚下，走在故道的草甸  
掬一捧水，抹在我发烫的额头  
看着母亲哺乳的雕像，热泪盈眶

你生我在怀川，在太极故乡  
你把我放在你的滩地，用泥沙裹满我全身  
让我长成了黄皮肤，残阳熏醉  
从此骨子里多了分倔强和执着

我就在你旁边塑有你哺育雕像的城市求学  
时常去看你，匍匐在你温暖的胸膛用狼毫  
之笔，宋体构架，来构思楚河汉界的雄浑  
把我装进信笺吧，邮寄到祖母巴颜喀拉山

我从未离开你，我兄弟姐妹也未曾离开  
故道的风景，储藏了我爱情的影子  
我站在太行山上眺望你  
多少个晚上，你用你的风呼唤我，从不咆哮

我把你的故事无数遍叙述  
我是喝着你的水、身上流着你的血  
带着你几千里风霜和不屈，赤胆雄壮和波澜不惊  
去奔赴大海，去走向远方

你是母亲，是雪山来的清清溪流  
你是母亲河，是奏响在琴键上的黄色音符  
母亲，让我轻轻地回应你，回应你的呼唤  
黄河，让我深情地亲吻你，我的母亲

## 流苏·时令树

□乔燕章

远古时期，人们没什么时令概念  
庄稼想种就种  
想收就收  
粮食收成仁核桃俩枣  
也许，这就是生活

饿了，摘一把“萝卜丝花”  
充饥  
渴了，喝一碗“茶叶树”的茶  
也挺美的  
省却了“汗滴禾下土”

一位智者静静地观察  
“流苏”不应该仅限于此吧  
一年一度的花期  
定格在“四月雪”  
这个时候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  
只有春种，才有秋收  
哦，我明白了  
流苏染白的日子即是春耕大忙的动员令

从此，在“谷雨”这个时令  
人们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总结出二十四  
节气  
快乐，一直氤氲在劳动的成果中  
“流苏”善莫大焉  
怪不得人们称你神树  
(注：萝卜丝花、茶叶树、四月雪皆是流苏的别称)

## 温暖有光

□青蕊儿

你未必光芒万丈，但始终温暖有光。

四月的一个午后，我来到山阳区典礼学书历史文化展览馆，近距离从展示的匾额、玉器、石雕、木雕中触摸历史，让亲切和熟悉从内心深处滋长升腾。

典礼学书历史文化展览馆是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，兴建于2019年，拥有匾额、玉器、石雕、木雕等藏品4.5万余件。其中，仅匾额就有1400余方，包括曾国藩、刘统勋、钱丰、刘春霖等历史人物的亲题匾额。

感念你祖先的意旨，修养自身的德行，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族精神风貌的展现，也决定着家族成员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准。在陈列着100多方家训文物匾额的一号馆，我驻足良久。“树人育作”“福禄喜祚祥”“抚孤成家”“聿修厥德”……这些匾额虽历百年风雨沧桑，经岁月流光洗礼，但依旧在历史的时空中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，见证着一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史，一段文化的兴衰史。我俯身，在“聿修厥德”匾额旁留影，脑海里跳出三个儿女的面容，寄望他们都能成为一个厚德立身、于国于家有用之人。

穿廊走阁，迂回瞻望，我来到二号馆——古楼。古楼是2019年从浙江义乌整体拆卸、搬迁，借助40名工匠的技法工艺，历时一年半建成。由官府门第、医德教泽、功德声望、婚喜寿庆、贞节贤孝、寺庙宗祠、书斋堂号和精品匾额八个部分组成，所陈列的200余块匾额跨越明代、清代、民国时间维度，复原了当时民间信仰、人情酬谢、尊老祝寿等社会生活的景象。

而将红色匾额文化，同图片、音频以及红色文物实物结合起来的红色历史展馆是三号馆。馆内陈列着“烈士千秋”“为民立功”“烈昭千古”等牌匾和几十张原版八路军老照片，200多张日军侵略中国时拍摄的原版老照片以及老布告、老书信等。

每一个老物件背后都是一个红色故事，望着这些老物件，百感交集。它们在告诉我时刻铭记革命先烈“不怕牺牲、追求解放”的革命精神，更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和来时路以及肩负的使命和责任。

渡口边，夕阳西下，阳关唱了三遍，兰舟催人发。老戏台鸣锣开幕，焕发新生机。夜幕降临，悠扬的戏腔再次给星光添彩，唱念做打、长袖盈风、生旦净丑粉墨登场，演绎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、荣辱兴衰、人生百态。

和老戏台并存的还有四合院、影壁厅，均以历史文物为主，以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、花鸟山水等装饰纹样为题材。来此采风研学，不仅可以真切谛悟古人修身治家思想，感受到百年前晋商的富裕和奢华，还有古代工匠栩栩如生雕刻手法、匠心之作。

岁月不居，赓续魅力。回望典礼学书历史文化展览馆，夕阳灿然中，温暖有光。这光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注入我的体内。“家风是民族精神传承的纽带，是一个家族兴旺的载体；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不是一己之力，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接力的结果。”此时，馆长贺勇先生的话再次在我耳边回荡，他用他的建馆历程告诉我“平凡人的家国情怀原来也可以这样伟大”。

我还会再来的，当我心神疲惫时，当我精神匮乏时，当我人生迷茫时……